



雪山



冰湖



白塔



木屋

雨崩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它的地理环境独特,人烟稀少,自古只有一条人马驿道通向外界,所以骑马和徒步是进出雨崩的主要途径。因此有人说这里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徒步雨崩之行,是一个意外的美丽,让我找到类似天堂的绝美,更唤醒我很久不能发现的自己。雨崩的绝美之处,在于你只要经历过她,就会爱上她。

天堂太远,不如徒步去

文\图 本刊特约撰稿 张爱爱

雨崩

开始计划一场遥远的旅行的时候,雨崩只是整个计划中的B计划。除了知道它是中国第二大徒步胜地以外,我对它一无所知。如果没有遇见准备一个人去雨崩的老猫,我肯定已经错过旅行中最有意义的一次行走,但生活本来就没有如果。

登垭口

我们的路线是西当—上雨崩—冰湖—上雨崩—下雨崩—神湖—尼农。西当到上雨崩需徒步 18 公里,翻越 3700 米垭口,历时 9 个小时,上雨崩到冰湖折线 22 公里,历时 10 小时,下雨崩到神湖折线 14 公里,历时 6 小时,下雨崩到尼农 17 公里,历时 7.5 小时。这个路线相比其他路线在时间上节省了好多,难度却增大了不少,尤其是徒步第一天,连续海拔升高迅速消耗我们的体力,准备了三天的食物,在上垭口的途中就只剩 1/3 了。

随着海拔慢慢变高,除了一直向上的树木和小路外,还有一直下降的云层和阳光,这时候的云也变得真实起来,云层厚重的覆盖在树枝上,山头上,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枝桠,投射出斑驳的光晕。这里的植物很茂密,种类繁多,由于气候特殊,有很多老树干上又长出其他植物,又叫“五树同根”,是雨崩植物特有的一个景观。风景很享受,除了路况有点泥泞,因为骡子马儿才不会理会随地大小便是一件很不文明的事。

第二个休息站有一面很壮观的方便面桶墙,休息站老板说,一万多个桶吧,堆积起来,减少污染,也算是过往游客们的一个纪念吧。值得钦佩的是随着外来游客越来越多,雨崩村的保护措施也在相应提高,善良而智慧的村民为了游客之便,特意制作了背篓作为沿途垃圾筒,

这些背篓也就成了指引游客上山的标志之一。

观冰湖

冰湖位于梅里雪山将军峰脚下,海拔约 4100 米,由冰川融水构成。从大本营出发,沿着狭窄陡峭的小路一路攀升,约一小时可达冰湖。远远看到冰川露出一顶银白色,极大地惊喜。耗费 4 个小时左右到达冰湖,看到冰湖的真正面目。远处看到的那一顶银白,是冰川最高处的积雪,冰川倾泻而下,在山脚下形成一个巨大的绿色湖泊,冰川汹涌磅礴,冰湖静谧无声,站在冰湖旁边的小山坡上,碧蓝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在周围白色雪峰的映衬下,平静安详。湖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玛尼堆,这也是游客到此必做的事情之一,和同行者一起堆个玛尼堆,寄托自己的愿望和祝福,在寒冷的冰川脚下,通过自己的双手,向神灵祈福。

完全站在湖边时,才看清湖水表面的碧绿,来自常年滋生出的绿色苔藓。这里是一个属于祈祷的圣地,但凡游客至此,无一例外安静下来,向冰湖的神灵祈福。之前有游客喧哗引发雪崩现象,这也是梅里雪山的神秘威严吧,神灵不容亵渎。冰川脚下空气很冷,尽管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但还是瑟瑟发抖,似乎用这种冷酷的气息才更能让人们知道信仰和祈祷的庄重。冰湖,看过一次,她就永远留在心里了。

转神瀑

神瀑位于梅里雪山神女峰脚下,是梅里雪山融水形成的一道不很大的瀑布。每年都有很多当地人会慕名前往转瀑祈福,绕瀑布顺时针转三圈,再取一壶山水自饮,在转瀑时,穿的越少,表示越虔诚。据说,好

人转瀑会看到彩虹,坏人则会滴水不沾。带着寻找彩虹的梦想我们出发去神瀑,路程不算太艰难,除了快到神瀑时的那段坎坷的石头路。经过一树丛和经幡后,我们到达神瀑脚下,同样是神灵栖息之地,这里就比冰湖热闹很多,瀑布的哗哗声,游客的喧嚣声,甚至小孩子的哭叫声。

对于转瀑,每个人都向往又胆怯,单单是瀑布下落带动的一股冷风都让人瑟瑟发抖,更别说脱掉衣服在瀑布里走一遭。很多人踌躇犹豫,最后悻悻而归。想到这个地方,可能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来过,一咬牙一狠心就脱了外套冲进去,冲进瀑布里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是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坠落的冰水带着高空的冷空气一哄而下,硬生生地打在心里,浑身上下五脏六腑全部冰到零度以下,瀑布脚下的冷气形成一个漩涡,我几乎都要站立不稳,冰冷的侵袭远远大于看到彩虹的喜悦,那一刻的脑袋里,已经没有了虔诚祈福的念头,身体冰冷,脑袋也冰冷。第一圈转瀑跟踉跄跄走出来后,发誓即使遗憾我也不要再转剩下的那两圈。就在我放弃转瀑的时候看到后面一个小男孩赤裸着上身从瀑布后面跑出来,惊讶佩服之余,我才恍然大悟,我花 3 分钟走完一圈人家花一分钟可以跑完三圈,真是傻透了!跑完后面两圈,大口呼吸,把体内的所有器官一一唤醒,仿佛唯有空气才能解冻寒冷。

沿路返回时,看着身穿单衣,满眼期待的后来者们,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上山的时候有好心的驴友告诉我们,你们穿衣服太少了。神瀑之行,身体和心灵的双重震撼。

归尼农

尼农线比垭口平缓很多,沿着雨崩河谷一直到尼农村,尽管平缓但危险系数很

高,尤其是下雨天,当地人都不怎么选择那条路。因为出山,所以都是下坡路,一不小心就滑下去,很多地方的路走着走着就断掉,出现好几个分岔,细细歪歪看不出方向。路都是在沿河的山上由当地人走出来的,窄窄的,够两个人并排走,大部分是石山,未被开凿的石头便很突兀的矗在小路上方,好像随时要砸下来。

路上总共四座桥,除第二条桥不过其他逢桥必过,尽管路况不好但不至于迷路。这条路上遇见的当地人和马队就很少了,直到我们出了雨崩河谷到尼农峡谷后,一个豁然开朗的山口,一段平整地从山腰上开辟出来的小路,由于是一个交汇处,风特别大,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走在面,但仍会被前方看不到的深深地河谷眩晕,在一个多小时的心惊胆战中,水流声已渐渐变大,随之而来的是汹涌的澜沧江,雨崩和澜沧江的交汇标志着我们已经出了雨崩河谷,到达澜沧峡谷。远远看到尼农吊桥的时候,终于喜极而泣。

从雨崩出来好久一段时间都不曾从那种极限中解脱出来,脱离任何现代工具,徒步三天去一个地方寻找存在的美丽,这种力量和勇气以后或许都不会再有。雨崩之行,是一个意外的美丽,让我找到类似天堂的绝美,更唤醒我很久不能发现的自己。正如要想了解一件事物,只有你和它一起经历了,才能认识到真正的它。所有我们能道听途说得到的,只是我们能看到的画面。雨崩的绝美之处,在于你只要经历过她,就会爱上她。